

马泽山

马场屯的草原上，从来少不了牧马人。马信马泽山，是1980年代马场屯唯一的牧马人。这里的唯一，有对他职业的尊重，更有对他职业的认可。

马泽山放着全屯子二百多匹马，十年来，从来没丢过。他放的马，从来没祸害过庄稼，更重要的是，骡马一不留神下在草原上的马驹子，从来没遭贱过，都被他囫圇个儿地，抱回主人家的马圈里。放马这活儿不好干，不像放牛的，把牛赶到草原上，自己找个背风的地方，抱着鞭子可以打盹儿，就是睡上个八小时，再找也赶趟儿，因为牛走得慢，边走边转圈儿吃草，走不多远。马就不一样了，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个不留神，再撒开蹄子跑，几分钟就会无影无踪。

所以，马泽山放马，从来都是骑在马上，两眼瞪溜圆，放着光地瞅，一匹马上千块钱，丢了，担当不起。

马泽山放了十年马，他家的那匹黑缎子马，就伴了他十年，在他的胯下逐渐老去，如同马泽山自己。马泽山从四十多岁开始放马，一直放到五十多岁，他和他的马，见证了彼此的衰老。

在农村，放马放牛放羊放猪的，多是穷人家，马泽山也不例外，他穷得二十七八岁还娶不上老婆。相貌堂堂的马泽山，高高大大的马泽山，为了有个后，二十九那年，娶了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女子。这女子整天从早到晚，五冬六夏，就在外面一直走，边走边笑，目光迷离，却从不打人，不骂人，她为马泽山生下了四个健康的儿子，取名平、安、喜、乐。

马泽山因为爱马，看到马就瞪眼睛，他老婆因为爱书，看到书就瞪眼睛，因此，他们两口子的眼睛，比屯子里人的眼睛都要亮。

马泽山很少笑，也很少说话，也很少有人和他说话，草原成了他唯一释放情感的场所，他只有看着马和他们家平、安、喜、乐时，才会咧开嘴角。

看到骡母生产，他会流出感动的泪水，他也见证过老婆生产的过程，尽管他在家获取不到一丝温暖，但他对老婆却是极好的。干一天活下来，孩子们在一边哭笑打闹，老婆在一边嘿嘿傻笑，他一句话也不说，洗衣做饭，默默地做着一切。

农村两口子干仗，男人打女人常会引得周围邻居观看，他家门口，从来没聚集过人，只是一走一过的人们，会好奇地瞅，因为他们家，窗户终日里用一个大红花色的被单挡着，没有人知道里面的样子。

关于他家，屯里至今流传着一个传说。

马泽山放马的时候，不闲着，看到狐狸啊狼啊野鸡啊，会打。

有一年，他打了一只狐狸，当晚，他家的猪，就被狼叼走了，他与邻居家共用一个猪圈，狼没有叼走邻居家的五头猪，把他家唯一的猪，挑出来叼走了。

一连好几晚，狼都来报仇，先是叼猪，再就是叼鸡，那几晚，屯子里的狗的确叫得邪乎，据说三星高照时，狼才撤。

屯里人说，狐狸和狼看起来是一伙的，要不能找马泽山报仇吗？

马泽山是家里的老疙瘩，孝顺，他妈也心疼他，帮衬着带大平、安、喜、乐。

老太太干净利落，一头白发，梳着疙瘩髻，驼背，喜欢背着手走路，胳膊因为长，不背手的时候，就更长了。家家户户捧着收音机听小说的年代，马场屯的人就说，马泽山他妈，有刘备的胳膊，双手过膝，这要是念了书，可不是个简单人。

1980年代中期，马场屯的草原上着了一场大荒火。那火，铺天盖地，火光冲天，放眼望去，天边呈现一个巨大的火轮，火借风力，整个草原的牛马羊，被这个巨大的火轮，圈在其中。

马场屯的人，在那个下午，都冲出家门去救火，屯子里，只剩下小孩子。人们拿着铁锹，扫帚，镐把，洋叉，一切能用得上的工具，一股脑儿地奔向草原。

在漫天的火光中，一匹马，嘶儿嘶儿地嘶叫着，不时扬起四蹄。马上的人，持着一根长长的套马杆，套马杆的顶头，绑着一件棉袄，恰似一个巨大的蒲扇，在草原上不停地画着弧线。马背上的人，正是马泽山，他上身只穿了一个线衣，脸因为烟熏火燎，与他胯下的马成一个颜色了。

冬日的马场屯草原，硬草变得柔软干爽，沾火就着，牛倌抽着大旱烟睡着了，烟火点燃了草原，火借着五六级大风，肆无忌惮，无拘无束，无边无际。马泽山一边让吓傻了的牛倌回屯子叫人，一边脱下棉袄找来长木棍，一起绑在套马杆上，开始救火。几百人的救火人群中，马泽山冲在最前面，高出人群一大截，黑马，壮汉，火光，疾风，那一幕，印在了1980年代马场屯的历史上，印在了每一个那个时代马场人的心中。

乡广播站连着三天，广播马泽山的事迹，那是马泽山生命里，唯一一次成为屯人的焦点。

马泽山五十多岁的时候，他的那匹黑缎子马病了，毛色变暗，也不顺溜了，乡兽医站的兽医对他说，是一种传染病，烈性很大，如果不尽快处理掉，整个马群都得死掉。

那一次，马泽山给兽医跪下了，养马半辈子，放马十年，马泽山知道兽医的诊断是对的，他也知道，跪也白跪，自己的黑缎子，必须得死。

缓缓地站起身后，马泽山走向陪了自己十年的黑缎子马，用他的手，在马的全身，细细地抚摸了一遍，又用清水，把马的全身清洗了一遍，然后，交给了兽医：“让我的黑缎子，死得痛快点儿，别让它遭罪，求你了。”说完，一路奔向草原。

不放马的马泽山，也不骑马了，这个时候，人们才注意到他的模样，由于常年的马背生活，他的腿弯了，即便站在地上，也像骑在马上样子，两腿之间，明显的有个长长的罗圈了。

最近一次回乡，在一个车流很少的乡道上，看到了马泽山的老婆，她躺在乡道边上休息，身边放着一副挑儿，筐里面放着一些衣物，脸上已然没了笑容，脸干瘪得如同木刻的画了，从她的脸和那副挑上，我知道，马泽山不在了。

一问，果然。



青梅，原名张淑玲，蒙古族，黑龙江省肇源县人，现任《大庆晚报》、掌尚大庆编辑。

采菊东篱下

朱蘊旭

小菊开满老陶家的篱笆。
稚嫩清新的菊，仿佛白布衫、黄布衫的小小村女，挤挤挨挨，甜甜蜜蜜，端坐清秋里。
红蓼被菊丛撞醒了，懒洋洋张嘴唇儿打个哈欠，美得人一激灵。

老陶手执一柄小小花锄，弯腰给篱下花木松土。

老头褐色布袍的衣角，掖在衣带上。衣带绣了烟色梅花，很隽晋。

山里的阳光被露水洗了一夜，清亮得像洪荒年代。山鸟的叫声婉曲，很古风。野溪里捞出来一般，洗涤着人心。

南山里住着神仙，也住着陶潜。

对面小山坡上，住着一对年轻夫妻。丈夫一大早就进山了，或樵或猎。黄昏总会满载而归。路过老陶的一截篱笆，笑嘻嘻丢下一捆野菜，或一只山鸡。

此时，小媳妇在自家篱院忙活。明黄的衣

衫和发上的簪，像一簇小小的光，灼灼晃动。

咕咕咕……一只肥胖的中年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仔，从老陶的篱笆里走去山坡上觅食。

红公鸡跟在后头，迈着雄壮的步伐，像一家之主。它跃上一块光滑的小山石，红亮高耸的尾羽，揽着一缕初晨的阳光，熠熠生辉，像要做东晋最靓的雄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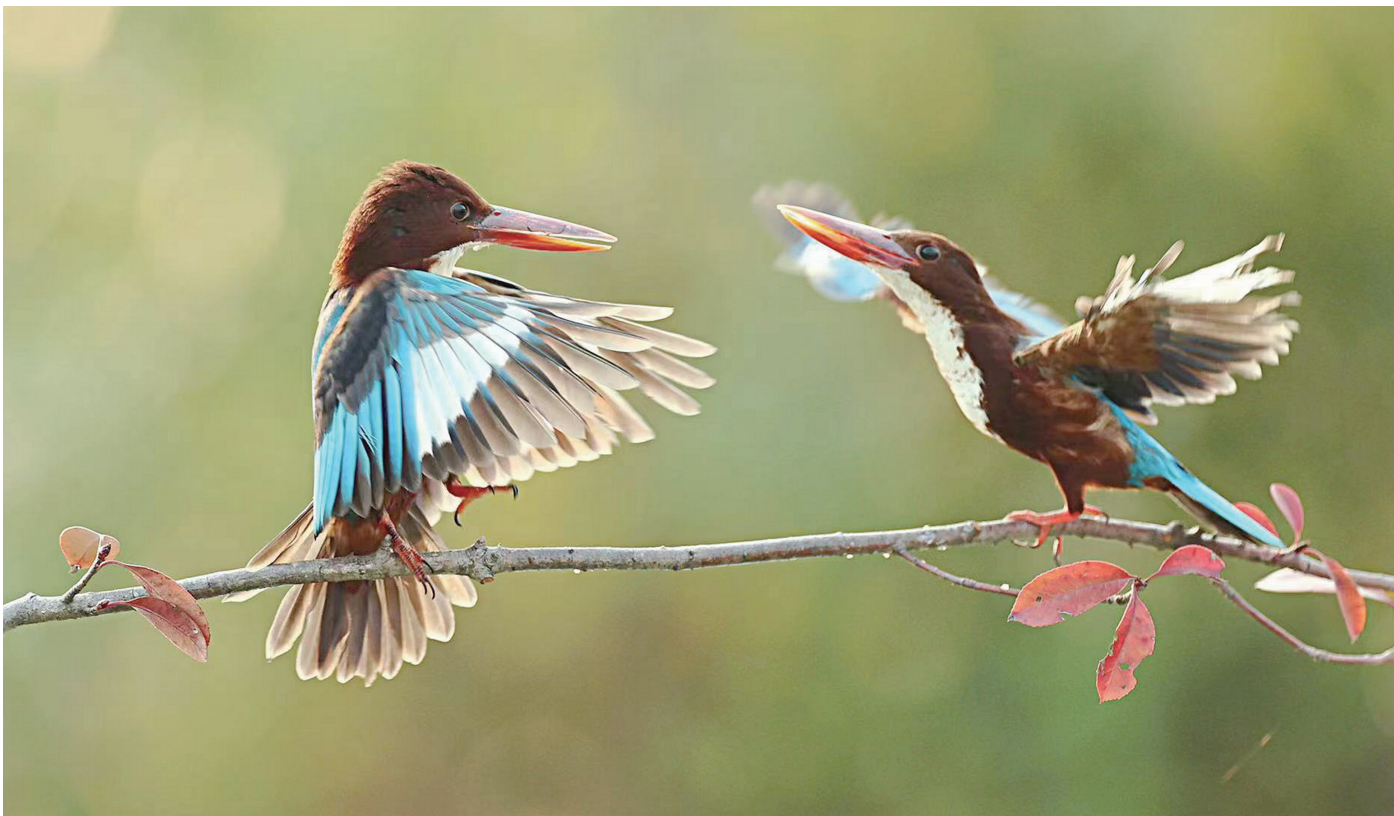
老陶也出门了。拄着竹杖，沿着榛子树丛生的小路。一直走进山的心里。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溪水让人忍不住喜欢，洗一洗布鞋里热汗沍沍的脚？想一想，算了吧！万一下游正有人喝水呢？

转悠一圈，和山间草木花鸟、野瀑小兽打个照面，回家罢吧！小泥炉上尚煮着茶呢！

一个女子胭脂红的裙角闪过篱笆，像一朵年华。篱下的小白菊，小黄菊，小紫菊在晚风里轻轻摇曳，像女儿等老父亲归家。

老槐下的小石桌上，一碗野味热气腾



秋枝传情 李海波 摄

◆灯月闲话

话蛇

王贵宏

在小兴安岭，常见的蛇有两种：有毒的蝮蛇与无毒的松花蛇。东北人管蛇叫长虫，这种无足软体的冷血动物，匍匐在地上爬行，速度不慢。那灵活身躯，蜿蜒于草丛，隐匿于岩缝，漂浮在河流，攀附至石壁，像个神秘的精灵，能经常见到。

在我印象中，蛇一直是种丑陋可怕的动物。它时隐时现，穿街入院，徜徉田间地畔，盘卧桥头路边，若胆小者冷丁撞见，会吓一跳。成语中的杯弓蛇影，俗语中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都认定了蛇的凶残奸诈，因此才有了蛇蝎心肠等贬义比喻。神话中，蛇有时是邪恶象征，有时又代表着智慧重生，传说人类的祖先伏羲和女媧皆是人首蛇身，他们结合创造了人类，赋予了人类智慧。这种传说让蛇

在人们心中有了繁衍寓意，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传承。

其实蛇在生存中极具智慧，它懂得在寂静中等待机会，以耐心和敏锐，捕捉稍纵即逝的良机。我碰见过蛇捕捉小鸟或老鼠，它长时间伪装缠绕在树枝上或守候在鼠洞前一动不动，表现出极为罕见的坚忍与耐心。

蛇蜕皮的过程简直是一次重生，表现出少有决绝与洒脱，每一次蜕皮如同蜕去旧的束缚迎接新的开始，似乎给我们生命蜕变的启示。告诉我们在困境中，要有勇气摆脱陈旧，迎接未来，以灵活的姿态接受命运的挑战。

听老辈人讲，鼠的天敌是蛇，但当蛇进入冬眠，失去了活动能力的时候，老鼠复仇的日子便如期而至。它们开始挖洞寻

腾，西山坡上的织女又悄悄送饭来了。

织女机杼上卸下的布匹，年年月月，若是扯开了，能遮住一面小山坡。山下的妇人们常常负着竹篓来织女的茅屋，或换或购。

勤谨的织女怜贫惜老，时常给老陶送饭、浣衣。她不管他是多大的诗人，只把他当作慈和老者罢了。

黄昏。一弯眉月挂在最瘦的山尖上，像挑着一根香蕉。

邻人戴月荷锄归。路过老陶篱前，诗人亲切地邀他们进来。石桌上摆了几碗清香的菊茶。

农人憨厚，无须“适俗韵”。质朴在月下拔节生长，像秋庄稼。

月色里，有人在唱歌。这歌声，裹挟着隐隐的菊香。是东晋的山歌吧，是东晋的菊花吧，是东晋的老陶家的菊花茶吧！

檐露滴，竹风凉。

老陶家的月牙像美人眉。淡淡的月色扯着山风，轻轻铺下，软绵绵的一山一野一老翁。菊花玲珑，如衣襟上的盘扣，蓬松松的，一朵一朵嵌在月光里，像清新小星。明日清晨戴露采吧！

光阴再长，都挡不住东篱下的芬芳。时空涌来，东晋千年的沧桑，先生千年的悠然。

蛇，找到冬眠的蛇便食欲大开，就像啃咬美味佳肴一样大快朵颐。这种现象被人总结为：蛇鼠互吃各半年。

我居住在小兴安岭，最常见的是有毒的黑色蝮蛇，人称土球子。我七岁时，点嘎斯(电石气)不慎灼伤了眼睛，到了十四五岁视力仍有些模糊，后遇一懂医术老者告诉我生吃蛇胆可明目。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我采纳他的建议，见蛇便打，不论大蛇小蛇，打死就把蛇胆生吞下去，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捕蛇者。一个夏秋，我总共吃了十几只蛇胆，其中有有毒的，也有无毒的，双眼看东西果然神奇般地越来越清晰。我暗自庆幸，由衷地感谢那位老者。后来他问我共吃了多少蛇胆？我如实相告，他立刻劝诫我停止，说蛇胆含毒，吃多容易生疮长疖子，我才罢手。然而为时已晚，那年秋天，我双耳及颈后长了四五个疖子。那滋味，简直痛苦至极。又向老者求救，他却摇头，说疖子破头淌出脓血后便会痊愈。

后经十几天流脓滴血的折磨，疖子果然好了。看来，不少事情都有两面性，利弊共生共存。

老家家门

前一丛旺盛的花卉吸引了我，墨绿色的叶子，粉红的五枚花瓣，鲜红的花蕊，花朵的形状像一个旋转的小风车，郁郁葱葱地生长着。

母亲介绍了花的来历：有一天父亲到菜园种菜，看到菜园边长出一棵小小的花苗，细小的枝条开着粉嫩的花朵，父亲心下喜欢，把它移植到家门口，才几个月，就已繁衍一片，赏心悦目。

回城后，有一天到附近的一家茶具店买茶桌，店家旁边是一户住宅，门口一丛花恣意地生长着，正是在老家门口看到的那种，这花再次进入我的视野，我打开识花君小程序识别，才知道它叫长春花，顾名思义，它的花期很长。彼时，我有了在阳台种植长春花的想法，再看那从花的旁边，密密麻麻长着许多小苗，户主刚好打开门走出来，于是跟他讨要了几棵幼苗。

我虽喜欢花，却不会种花，阳台上只有一盆金钱树，一棵三角梅开着零星的几朵花，一盆碰碰香，一盆艾草，是花不是花，多少给阳台带来点绿意。某日看到有朋友在朋友圈秀百合花，跟她要了链接，买了几个花球种在阳台上，细心呵护，一段时间后长出几个花苞，心下喜欢，期盼着绽放花朵的那一刻，没想到，暴雨来临，在搬移花盆时不小心，几个花苞全部掉落，心疼了好多天。我想，我大体上是属于不会养花的那类人。看到冷冷清清的阳台，内心不免一阵惆怅。

长春花苗带回家后，我专门为它们安排了一个比较大的花盆，内心并不抱多大希望，隔三岔五浇下水，有时一忙起来，半个月都没去搭理它，美其名曰任其自由生长。忘记过了多长时间，忽一日看到阳台有了红花的点缀，我才意识到，长春花开花了，看着它越来越茂盛的样子，我的内心踏实下来。

却没想到，长春花不仅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其开疆辟土的能力同样不容低估。长春花的旁边，我还种着碰碰香、杜鹃、三角梅等几样花卉，没想到长春花的种子成熟后，在风的吹拂下，竟在旁边的花盆里生根发芽起来，因平时很少关注，待我发现时，旁边几种花卉的领土都已被长春花占领，一枝独秀地矗立在那里，气势明显盖过原来的主人，这喧宾夺主的气势真是无人能敌。

一般的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花期一过，便要沉寂几个月。长春花却不，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它在开花，可以说是全年无休，特别在厦门这样温暖的地方，更是为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生长气候，它不辜负主人的期盼，一波接一波，不知疲倦地绽放着，花坛的常驻高手非它莫属。

长春花属于夹竹桃科植物，因此，如夹竹桃树一样，身上带有毒素，若折断其茎叶，可见白色乳汁，有剧毒，即便如此，仍无法阻止人们舍弃它，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正因为它身上的毒素，让它同时具备解毒功能，科学研究证明，可以从长春花中提取出100多种生物碱，其中长春碱和长春新碱对治疗多种癌症及儿童急性白血病等都有一定疗效，是国际上应用最多的抗癌植物药源。

每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语，看到如此娇美的长春花，总能让人想起一些美好的人和事，因此，长春花的花语是美好的回忆。也是，这么可爱的花儿，让人看了怎么会不心生美好呢？

